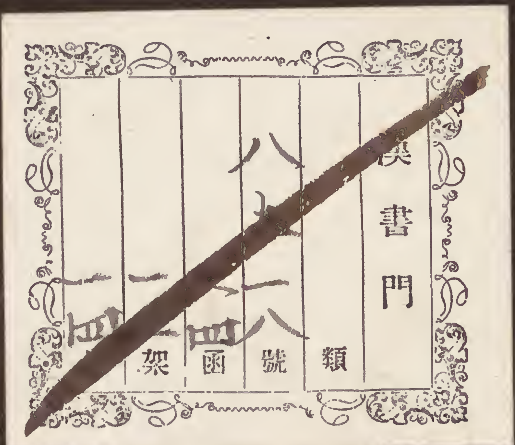


四書輯釋

孟八至十

十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18
冊數	14 (12)
函號	277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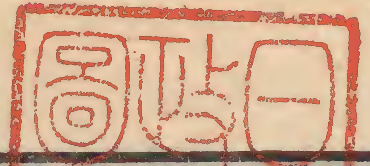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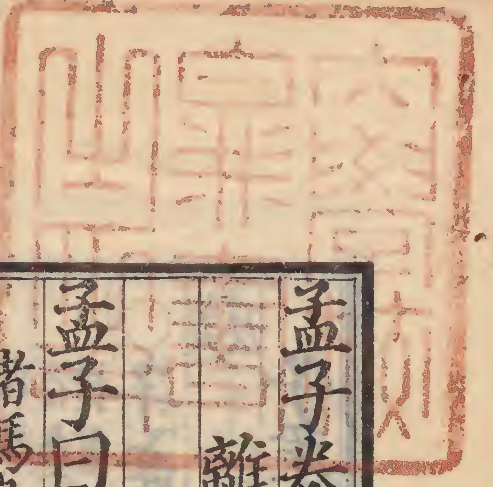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孟子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也或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向耶曰孟子必有竹書有所攷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使之可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東胡老反畢在鎬

今有文王墓

也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

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

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

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語錄古人符節多錄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守用之凡符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守用之凡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

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先後以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輔氏曰孟子未嘗說着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通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声溱音臻洧音綏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

反美

此水者以其所乘平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輔氏曰辨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語錄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目以惠人豈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欤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模規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

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通

力又時將寒洿音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

事也文集先王之政細大具率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饒氏曰民未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成了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

矣涉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關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閭

音人爲去聲

之辟之辟

通論

周禮天官閭人掌王宮之

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

言能平其政則出

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

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語錄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

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率則

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之出

故爲政者毋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通論

蜀志諸葛亮字

孔明後謚忠武侯有言公惜赦者

得孟子之意矣

或問孔子

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惠爲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

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而

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

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功之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

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

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於目前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免有所

遺矣况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昔諸葛武侯嘗

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

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

鄭能政者橋梁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戶井有伍則亦非不

知爲政者橋梁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戶井有伍則亦非不

曰子產之才之孝於先王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耶曰聞之師

修蓋有餘力而未就及人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

此時偶有故而人亦悅而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爲是爾然暴其

小惠以悅於人而亦悅而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爲是爾然暴其

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

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技本塞源之意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邈莫角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

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
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
之而已矣斬艾音之之而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冠讎之報
不亦宜乎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臣之報君視君所施然常畧加厚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音齊衰音衰三月王疑孟子之
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四妙掠音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
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

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
此之謂冠讎冠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音錮欒盈也通論左傳襄

一年栾桓子名黶娶于范宣子生懷子名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栾氏先是十四年栾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栾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栾祁與其老州實通栾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臣之長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証其有此宣子使城著晉邑名而遂逐之秋栾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之使諸侯不得受命於晉今納栾氏將安用之冬會于沙隨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栾氏將安用之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栾○潘興嗣錄人章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盈在齊故復錮也

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上聲然也蓋

聖賢之別必列如此謂論語集註釋孔子對定公之語末一說之意似然聖言含蓄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亦揚氏是述記檀弓篇子思答魯穆公問禮為舊君反服之意揚氏

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去聲齊王深言報施詩智之道

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上聲則

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
此語錄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
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幸臣罪
當誅去天聖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
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道是底道理只說如
此此是去不得便見得君臣之義。真氏曰孔孟之言可
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
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豈未嘗有悻悻
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己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平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輔氏曰可以者
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
趨之初所以有尾屬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
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藉口矣。亦異若執
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苟免自私自利之徒將得藉口矣。張氏曰
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使然
不可失矣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使然
亡無日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携而去之携手同行又携
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評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
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率
其機如此
之說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敵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上
宜豈為是哉集義伊川曰恭本是禮過與是非禮之禮也
物與人為義過與是非禮之禮也
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者宜也橫渠曰非禮
入神始得觀其會通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者宜也橫渠曰非禮
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通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皆似是而非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
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
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入樂有賢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寸樂音
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

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問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

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日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語錄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

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音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

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事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

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有安排布置置便是勉強而非自然之得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造深

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自得之而自得之有附二說朱子謂自然

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己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性之非他人所得之意終有弊非如自然得之若致之淺則求之便造造者當知非淺迫乎致之深則求之造造只是為之方夫又下可致之夫若欲其積力之造道不進是為之方夫又下可致之夫若欲其積力之造進不以道是便為之方夫又下可致之夫若欲其積力之造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以道法去深造也今曰造人為之不安已造之序便思以道辨篤行之以道法去深造也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

小異而人之向背音頓殊則一則不能服人則自然能服人

矣非向背頓殊乎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武帝恐人更立於善如湯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

是也。張氏曰先王樂與人善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

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蓋善道與人共之耳若

之所悅誠服者不過欲以善服人而深見德者霄壤之

則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李相會首止而王若

也。其不霸之分易見矣。愈密矣。以善養人。以言也。其

見也。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養人。以言也。其

善對言前者以善與天下為公也。士毅按孟子二章皆以

在服字而反乎公者也。曰德則其理純乎公矣。私而

人而養則其心純乎公矣。通曰以善為公。私而養則其

夫聞國政有以異乎人之求之耳。霸者之德服人如蓋子禽疑夫子得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張氏曰蔽賢出

於媚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

焉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

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無深意味不如闕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

反吏

亟數音朔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徐子即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

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

夜而漸進盈科後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去聲則亦不已而漸進

以至於極也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于者指原泉如是指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尔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尔本之二句推說水如子借水以歲規徐子之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音各反澮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

不能長久也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相反暴得虛譽而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能長久之譬也

不繼也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

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語錄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

方得之。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思量名實行爲言而引休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之躡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說以水周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實直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汪氏曰達者有本謂質直好義間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也注行有至則以四觀其源有本饒氏曰論孟進有漸則以盈科爲量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他歷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

正也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授人
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法明禽獸之靈皆得與禽獸同路更推不
子相愛唯靈有別之類人飲靈便靈是禽獸與人同路更推不
去人若以謂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與人同路更推不
些子所以謂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禽獸與人同路更推不
有義之倫能存只與禽獸異者存是禽獸與人同路更推不
今人自謂能存孟子以存其與禽獸同路更推不
相去亦遠矣而存所不異者存是禽獸與人同路更推不
存而物不能存所以無異於禽獸矣
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形旬前篇察則有
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
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
強上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
不存矣或問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孝言之則有序猶
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

行則不可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
全其所以為堯舜其身即理在存之而已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
用力舜則身即理在存之而已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
氏曰孟子卒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
之孝
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
仁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人倫之仁義行焉存之於
存何以待見其故不能待存之必以其知生焉不能其安行
必待存之見其故不能待存之必以其知生焉不能其安行
補所謂行仁義正不能待存之必以其知生焉不能其安行
了然矣知衆人義以而後能存之君知事也而存之必以其
存於心言行之而後能存之君知事也而存之必以其
推之則行仁義豈非存之仁義行焉不能其安行
以自異於禽獸君子此又聖
人所以異於君子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声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

者遂疏平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語錄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

已。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而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是子莫執中若先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問或

以而為如如亦有據乎曰詩云垂帶而屬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矣矣。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去声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

德之盛仁之至也

語錄泄邇忘遠之意。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邇忘遠之至言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特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語錄所率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張氏曰不合者

不及也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周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備於周是皆周公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一箇事字。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群聖以繼之而各

舉其一事以見反形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通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

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入欲肆而天理

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為周公皇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孝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矣說昭常存不死四字意在吾心目之間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輔氏曰集註恐人執孟子互有得失故發明如此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春秋而詩終乎此矣通證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天子宜曰於申而立之

是為平王以亂故從君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賤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

四十九年也語錄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

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声檮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

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錯雜也雜率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輔氏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朱堯共鯀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耻及一有小善則佔佔自喜以為莫已若者亦可哀已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

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丁亂之

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通證公羊

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

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

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尹氏曰言孔子

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

正為百王之大法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

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蓋王者之法於將來者德無位

故自王不為竊取王法者之義而定二百年之義也孔子有德無位

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饒氏曰春秋則史元是魯史之

春秋其義則某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

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辭是。汪氏曰春秋不止於晉楚五霸

列國之大者桓文為五霸之盛者也。○此又承上章歷叙群

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饒氏曰此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

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

先師曰好辯章述羣聖事不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作春秋此章亦以作

春秋五經夫子之政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

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

服之窮也五世袒音免殺音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

記大傳全文共高祖者為三從兄弟相為服總麻服制至此

窮也共高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

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之至此而變吉可也

引此以證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喻之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

實相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輔氏曰孟子又言私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淑文而他無所見故

疑是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
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
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
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
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饒氏曰私淑諸人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竊取之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共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此自善自治耳先師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順○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其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先師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爲四章答好辯章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章章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如是夫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語錄看來可以取是其初子細審察見得如此下二聯做此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决斷始得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爲惠不與之爲嗇死之爲勇不死之爲怯也今以過取者爲傷廉則宜以不與過傷之傷廉過死之傷勇矣而反以與過者爲傷惠則宜以不與過傷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子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子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猶不及之意耳。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决辭先師曰此章三節乍看似乎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人之過之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蒙江反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初惠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事詳見論語憲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宜薄

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尹之去

之語助也釋二人名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音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反木也扣輪出鏃令平不害人乃以射也乘

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集義伊

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季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張氏曰使蒙為夏廷之臣羿篡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誰嘗季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通曰此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使出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此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去聲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去聲善而勉人以自

新也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

其事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

揚然而懼聳然而作。張氏曰齊桓一執陳轅壽塗而春秋

書曰齊人蓋夷狄之也。其近於蒙不潔者欤秦穆一有悔過

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齊

休者欤一自汚而喪其美一自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

之故者也通證然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利猶順也語其

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形旬反

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去聲見如字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

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通證荀子性惡

志列行

天者必有微於人。漢書武帝策董仲舒曰蓋聞善言然其

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

揉反又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

故矣語錄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

性故集註下箇迹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

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是利

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

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推智者是知此

理不能假人為順之而已。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難知

迹則仁之性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為怵惕則隱之

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

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類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

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
以水得其潤下去聲之性而不為害也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
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仍以禹行水譬之禹
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
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物各付物斯為
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通曰孟子
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水之源也鑿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
猶言水而先言智而必先言水之源也鑿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
然鑿者人言智而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
然者所以言智而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
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
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况於事
雖父年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
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
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

歷元也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歷元蓋以建寅
歲之最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
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
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
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
旦夜半冬至而日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
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其源所自止於此是果堯舜
三代之法欤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
多不同而未
始不本於此
○程子曰此章專為去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
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
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語錄伊
此意最親切謂此章專主智言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
也其初只是性上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
只說得故而已如荀言性惡揚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
截皆不知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利害為本而然也荀卿
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沒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墜之人
皆可以為禹即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
文苟求其故之言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
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
與星辰間或躔度少有差錯久矣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
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張氏曰故

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為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蓋以私智為智而非所謂智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已之私。饒氏曰就故說性亦要就迹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便順就逆者言不得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側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是自然了智者特率性之一端而言然鑿亦是智行之無事亦是智鑿則非利行無事則是一利所惡於高也。非本然之智乃穿鑿之智所惡於智一段說利字天之可至可坐而致譬喻言性循其發見已然之迹則自然之理數而推之見千歲日至如何知得須是求日月星辰已然之度之自有定數算得是某年十一月朔夜半冬至為一章等而上歷之始處只由已然之迹逆推上去便可知這一章本是說性不是說智若把做智說則首尾不相類初說箇性起來中間又說智後又說故若說智則中間足矣又何必兼首尾說天下之言性只說得若說其他難說故以利為本所以率智之一端來證性之本然仁義禮無可惡不可說所惡於仁所惡於義禮所以只說智所惡於智者不是本然之智乃是穿鑿之智知性之一端則三者可知又率天高星遠來譬喻箇性天如是高星辰如是遠尚可得而知豈人性近且於吾身之心中乃不可得而知乎。今按饒說與朱子之意稍異亦宜知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饒氏曰行字當音枕詩云殊異乎公行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

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

禮則職喪泣利音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通證周禮春官

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

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諸侯者歷更

聲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

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

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文集孟子鄒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
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鄒王驩於出甲已見此章意則以
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當。或問述師說曰陳司
敗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同理各當。或問述師說曰陳司
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古師言曰禮也足矣無
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
角矣又曰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
張氏曰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
子之遠小人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爲榮也君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 意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語錄問我本有此仁
則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而不忘也
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
這箇存心與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
能存於我心此存於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
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敬之反者愛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

也忠非出於仁禮之外於仁禮
也無一毫之盡其心即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雖非所患難然自

反之功則無窮也孝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
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爲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
自陷於妄而已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夫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存心照應以
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或問古聖人多矣獨
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
道之不失於此固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然其所謂法舜亦
獨乎天則而已曰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改信
乎曰自反所以自脩者事也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改信
深之分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孝者所
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爲高恐其無脩省之功而
陷於苟且頽墮之域矣先師曰前日於心爲仁與行謂行之於身
曰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爲仁與行謂行之於身

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豈惟無一
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
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爲舜亦不外此仁禮也特
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形旬前篇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饒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
樂音洛

賢其避世而
樂已之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
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
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隨感而應各盡其道之中故使禹

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

能憂禹稷之憂也禹稷有官守故曰地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遇休不暇束髮冒冠於言急也以喻

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感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

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

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集義伊川曰君子而時中若

時為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

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語錄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

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泛泛底水未

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

溺都君父危急之災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

亦不妨也○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為遽比之禹稷不已過

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
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
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揚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
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闕
揚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顧者其
賊道豈不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

戮羞辱也狠忿矣也五不孝之序從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孝經云父

是子之道天性也。饒氏曰父子責善是泛言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字據

必正反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此屬字即天

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

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

之旨於眾所惡去聲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不徇眾見至公也揚氏曰章子之行去聲孟子非取之也特哀

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語錄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

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已然便至如此出妻屏子終身

責之遂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絕之地爾然當時

人則遂以此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卒於絕之

盡雪章之此五者則誠在所以為孝此皆不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必

心亦欲然後可以為善耳乃或過於公至仁之心矣○張氏曰章本

懼則自好但無孝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國稱其不孝仲子通

國先師曰孟子之意未必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

以義合責善而不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

則賢自將成規幾諫之章內則與幾諫不可表裏之言皆非

徒自咎責於已亦將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

惜無以考其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言師賓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後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仕於衛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害或死難去無死難去輔氏曰子思雖難去有死理其事不同者所處上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去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亦私也師之尊與父兄同曾子之去爲師之義當然子思何殊哉易去爲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易地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矚古反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孟子因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與人同者非但形体之同其性善本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

其性常人每汨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諸子再問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施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然詈力智反

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張氏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惡然流俗所蔽故耳○黃氏曰此章形容苟且之態殊可賤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哆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墦而莫之覺也○李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誠未俗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未俗之氣然後知孟子

孟子卷之八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孟子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敷救反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

天呼去聲下同天而泣也事見形向反虞書大禹謨篇書曰帝初于

日號泣于旻天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得舜之二字真

包盡一章之意怨非怨親怨已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

忘而思其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何有於怨

慕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

在我者有何罪矣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

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

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愁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愁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愁無愁之貌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以為孝子之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愁然無也愁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去聲之以觀其內觀其九男事之以觀

其外

治外

通證

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

二女妻舜二女不敢以貴嬌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嬌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又言一年所居成聚漢書音義云居也音慈喻反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去聲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文集二女娥皇

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之類。通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譬喻最形容得舜之情不處若處之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處置得是九男來處頑器傲之得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為怨慕迫切之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比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人少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釋終身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通鑑

九歌大司命篇楚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芳為民正德息拱

反。戰國策趙孝成人以篇公魏文孫過趙王為民正德息拱

坐前有尺帛且魏人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魏若此尺帛則國大治

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若此尺帛則國大治

有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冠若王曰郎中不請為王說之今

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

工乃與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

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

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音洛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

人之盡性其孰能之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

一毫之不便十分忠皆能如此。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

分弟忠便十分忠皆能如此。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

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先師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汨

孟子言此是亦過人欲擴天理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

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

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

不告也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也

舜父頑母嚚音銀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

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

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如字曰妻去聲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

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之不聽不肯然者則官司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

搯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

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張都禮反忸怩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補全捐去上聲也階梯也搯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時掌

反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音而下去得

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音旁出匿空隱匿之孔穴也舜既

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

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

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

功也干盾樹尹反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弼琯丁聊反弓

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

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

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

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

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

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

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

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輔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情者也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順天理以見兄弟之情者也象之人欲雖
熾舜之天理常存卒之象不格姦而源源以來則舜之天理
亦憂者憂己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
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為之喜也憂亦憂喜也亦喜是
其心與之為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
情之至也。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
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
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後
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
殺舜之理不知孟子曰完廩浚井事黨無則不告而娶亦
豈必真有是哉。饒氏曰完廩浚井事黨無則不告而娶亦
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辨下章成立蒙之問孟子却責之
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為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
然之理此章說象與瞽瞍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大凡看
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順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
此章重在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兩句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
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
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而未舒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
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
謂誑反古况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
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
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
常也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人倫之變矣不格姦底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
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鼻流徙也共恭音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毗至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部反族治水無功行也圯敗族類言與眾不和傷人害物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趙氏曰商之地舜分冀北為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敦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州在今海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漢書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

其怨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怨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上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音潮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以此之謂也四字觀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向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

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

之至義之盡也語錄封之有厚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如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害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

咸立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歲歲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二年喪是一天子矣朝音潮歲及反咸立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蹙蹙蹙不自安也歲歲不

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

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

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

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形旬反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

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

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

竹匏蒲交反土革木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篪也匏笙等也土塤也革鼓也木祝敔也樂器

之音也饒氏曰百姓是歲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歲內而言古者天子崩歲內百姓為之斬衰期年之服諸侯

薨國內百姓為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百姓為之三年至於四海雖無服亦遏密八音不作樂

咸立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

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去聲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上聲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候語錄逆是前去逆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而日

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硬捉他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不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深淺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意謂如舜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矣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
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宜云敬其事以見瞽瞍。蔡氏曰敬其子
事也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
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
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張氏曰古之君有受教於臣以成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通曰如成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瞽瞍變變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声下同

行字如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

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

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意也輔氏曰下薦

也若有必上用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盡彼竊位

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示己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固天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證天與人一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而居堯之宮而字上疑有脫誤

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

天與之可知矣太書作泰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民之形体故其視

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天之所命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

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
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人有言謂堯舜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
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
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
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相去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
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
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
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
則一而已語錄天如君命如命令性如職事君命人去職則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

人有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
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
內者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孫本是箇不好底意
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則天
理之命於人者○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
別爲以禍福事言○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非人所爲是
以致是專就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
之命是專就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
之命是專就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
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
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
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

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文音又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宜反長上聲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怪音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師衛反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扶又反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語錄仲尼不有天下豈

益伊周孔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或問禮之常事之宜未嘗有取也其心惟恐天下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未其避去也其心惟恐天下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未之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耳論者初於利害權謀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蓋以曹操不肯釋兵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宜其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不娶表陳遜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宜其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

滕反以證臣負鼎俎以滋味說音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

此說者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戰國時人為此說上以証聖賢下以便已私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趙氏曰今司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

愛樂之也詩如康衢之謠舜皋之歌之類書如駟四匹也介

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

也或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大也者可知道義兼非器用而言也非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大也何也曰道義兼非器用而言也非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大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也故必兼率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一介不妄取與則大也子說義必率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一介不妄取與則大也義是隨時處事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

義以專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

湯使人以弊聘之豢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

豢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豢五高反又戶橋反

豢豢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豢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豢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豢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語錄或謂飢食渴飲耕田鑿井便

以有豢若於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不著實只是脫空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
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去聲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
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
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
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通作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
但能覺之而已語錄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
弟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以當孝所以當
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央兩箇字皆知之事及至
喚醒他輔氏曰知淺而先覺深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
譬之人睡他元未竟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
及其已竟也元無欠少而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
得竟字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
非予竟之而誰也一句蓋大孝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
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着如孔孟著
書立言以竟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
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
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
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
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
甚矣何以正天下乎輔氏曰辱己實由於枉己不可以為未
有不能正人而遠謂隱遁與遜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
能正天下者也字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
行雖不必同然其要

要湯哉

輔氏曰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而在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

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

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承其要湯之語而正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

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趙氏曰牧宮桀宮也張氏曰桀為不道自造攻也猶言國

月伐也造攻者桀也誅之者天也伊尹則相湯始於亳而往

征之然則其伐夏也奉天討有罪而已輔氏曰此伊尹所

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在道自汗以要君必

賢初無所揜履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疽音羊醫也周禮天官有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

也侍人奄音掩同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

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

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丁亂制故

退以義難進而易去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

則有命存焉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以禮亦義所當進義

禮指讓辭遜退以義剛決果斷。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耳。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

不悅不樂洛音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式亮也司城貞

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饒氏曰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

宋是王者後故微天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

饋女樂以間去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黈欲

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同城貞子適陳

為陳侯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去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

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

癰疽侍人之理以當阨主司城貞子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

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朝音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張氏曰此言觀人

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

之私矣。集義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

然有命無義是可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

無義是無可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

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而

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而

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

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身子以受之義亦

辭之也。先師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義無

命也。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

也。合於禮義而巳。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

也。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

無命也。無命也。無命也。無命也。無命也。無命也。無命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子墨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
去声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去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去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反

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趙氏曰虞在漢河東郡大陽

通左傳僖公二年晉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軻啓晉不可也晉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輔車牙車也唇亡齒寒者其虞

魏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

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

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君成其

就其君之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去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

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

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反扶晚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通證莊子田子方篇百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上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伊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反待洛聖賢也

集義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七年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也按秦本去之去就之聖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也

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穀羊皮贖之號五穀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穀大夫穆公之鄰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得之好事者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可知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是功利為急甚者可謂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湯孔子主離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知其辨數而明哉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廟

前篇見形旬反下文餘見並同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

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語錄問夷惠勝伊尹得些曰伊尹體用較全夷惠高似伊尹伊

尹大如夷惠先師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與起所以於當時而司馬遷謂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司馬遷謂何也曰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於言也司馬遷謂則所齊魯之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之地觀之則所齊魯之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之地觀之

作嚴子陵祠堂記先云先生之德李泰伯易德字為風字公敬從之子陵之風亦如伯夷之風也語集註有曰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遠者未嘗被其澤故惟聞其風以此證之可見矣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疾智反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

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形甸反其久速仕止

各當其可也記曰當其可謂時或曰孔子去魯不稅與脫同冕而行豈

得為遲揚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

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

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孔子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
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
名也或疑伊尹出處上聲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
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去聲在語錄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
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惠諸子其正與夫
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及也清任和都是病痛
子同而夫子之則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子必不肯
底聖人問伊尹之過所謂任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
地只為他任得太過此雖云祿之天下繫馬千駟弗顧弗受
然終是以天下之重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然終是
和處多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其一德之中否曰三子
雖有善其辭命而一偏之極既云偏則不得謂之善矣如伯夷
吾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行不然問既云偏若善其辭命而
曰聖只是伊尹有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以謂中
謂也。問伊尹有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以謂中
非夫子氣象否曰然問夫子思在謂他之擔當作為底意思便
曰夫子自是不同不如此着意。張氏曰孔子之如他任如何
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而比公孫丑篇易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
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
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
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
也見虞書益稷篇簫韶舜樂之總名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
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私列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
條理猶言脉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
就也文集智是行得徹之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
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
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渠勿然也語錄金聲有
洪殺始震終

細王聲則始終如一通證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
扣之其聲也然也垂之如隊直也反禮也叩之其聲也廉而
不刺以長其終也然樂也越猶揚也然絕止之貌故並
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以宣其聲鐘伯各俟其既
閱反苦穴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特磬曰特磬宜以始之收以
終之二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
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余聲玉振始終條理
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反研考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
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前漢兒寬與武帝論封禪儀而
孟子之言且簡約精密故疑其為古樂書之言也語錄三
子都是天理中流出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孔子集大
成無所不該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論時亦
是兼其所長又擊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初發聲高其後漸
鐘於眾樂之作必以此聲鐘眾樂齊作金聲在裏面也奏之
於眾樂之終必以此振之極其所收合眾音在裏面也奏之
條節如一把草從中縛以極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上
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

謂始終條理。始條理是知終條理是行問智之事聖之事
工夫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知
工夫看得到道有偏故其終之成亦不至一偏之極孔子合
兼誠畢備而無一德行之或闕曰然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中去

此復反扶又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
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
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去各極其
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
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
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語錄問此
曰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以輕重論則聖為重。或問金玉
備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文而約以禮錫才而不能
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完者故
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

若顏子之大以孝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
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進未可量也惜不
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孝與密於夷惠矣
始終者偏而八音相為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不巧者偏
力而後巧者全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其所行言未則先
者各極其偏惟知其全則行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

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 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去聲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輔氏曰位以爵定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

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

儀父音甫之類是也輔氏曰田 **備證**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附庸之君

未主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故稱字費之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趙氏

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音嗣下同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二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補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一史胥徒也徒民服徭役者若今衛士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語錄府史胥徒以周禮考之之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蘇子由古史疑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多兼官其於府史胥徒無許多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一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語錄君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自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音嗣宜反楚

其祿以是為差音嗣宜反楚

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莫結反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

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

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輔氏曰獻子忘其

志人之勢無獻子之家也孟子歷率四人事首於獻子事詳

之又必見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挾下為上所友亦不可有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

於亥唐也入二云則入坐二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

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七到反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

食乃食也疏食糲音厲又音賴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

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

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真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

以養賢者二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

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

尊賢之道哉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

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去聲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

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

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

友匹夫而不為詘曲勿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

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通曰中庸五達道於君

交獨曰朋友之交集註云天子友匹夫而為詘匹夫友天子而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

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

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之倫又稱其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問如此者何心也

也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

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也衍文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

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

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

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

以為不合義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

一本而卻之直以心度待洛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

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

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輔氏曰他辭者固優然亦失之過由此而甚之必至於為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声讞書作慙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賢無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

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

為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声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音扶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

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音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後說近是。輔氏曰其教之不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充類盡義之說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音扶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父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語錄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曰當時季氏

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
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
不柰那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桓子臨死謂康子曰
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孔子是時也失子機
會不魯成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
也輔氏曰或是字誤或是當時人呼出公為孝公皆不可考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
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
又受其交際問醜而不卻之一驗也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章首本意有照應有
故○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去聲者為於音陵仲子而
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
強註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去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
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舍刀反井臼及春之事

而欲資其餽養者下二句不過譬喻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上聲之正故其所居
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

祿卑官雖无行道之責薄祿亦无苟受之理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

易稱二字並去聲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

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張氏曰既曰

處尊與富若處尊與富是名為為貧而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之吏也乘田主

苑囿芻牧之吏也。蚩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語錄程先生田則為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无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圓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先師曰：此章始為為貧而仕者言。終為為位高而仕者言。其職易稱，尚必求其職。如孔子之為祿，厚者言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其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乎？人於位卑言高，則稟然懼其為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不行，則冥然不以為恥，而冒犯之罪，自外至，或以得罪，猶可言也。取自內生當恥而不知恥，不可言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許既謂之寄公。通謂不繼世，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反。歛為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國賓出。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去聲之則周，卹與恤同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通作與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未仕為民，既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處當然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亟去声下同標音杓使去声

亟音數朔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

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扶又反來餽時麾

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許六反彼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

官主使令平声下同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

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士之自夤固如上文不能養乎所言然君待士則有

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拜受餽之適以勞之非禮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
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

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鳥海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

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声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

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

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費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音木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

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市井

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子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為並去声亟乘皆去声召與之與平声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語錄賢與多聞亦不必深致意。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形旬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形旬春秋傳去通

田于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乃舍之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

仕之臣通帛曰旃通帛謂周大赤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

龍於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通帛為旃交龍為旂全羽為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

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音屬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輔氏曰以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召之也與平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

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語錄問此章綱門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禮裏面然有節目如云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

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齊魏金而不受於宋詳魏而受此等辭受都是節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大小事小千變萬化吾之所以應他如利刀快劍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輔氏曰觀答陳代章知不在道從人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為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也惟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如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也夫音扶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古今

時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世之人亦皆同此心此理也善無終窮取友之心亦相為無終窮不徒廣而取友於天下且進而取友於古則我非止為一世之士將可為千百世之士矣

亦如黃山谷所謂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之意通曰人性之善古今所謂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理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之人易涉於遼貌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古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

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親者可以行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

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或問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出或疑此言有伊尹之志則篡之禍者則孟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輔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輔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

孟子問曰

孟子卷之十

